

敬隐渔传



张英伦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敬隐渔传

Vie
de
Jing Yinyu



张英伦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敬隐渔传 / 张英伦著.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6

ISBN 978-7-02-011787-1

I. ①敬… II. ①张… III. ①敬隐渔 (1901—1932) —传记 IV. ①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139170 号

责任编辑 仝保民 陈 黎

装帧设计 刘 静

责任印制 芑 屹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北京天正元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280 千字

开 本 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印 张 21.5

印 数 1—3000

版 次 2016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1787-1

定 价 7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 010-65233595

前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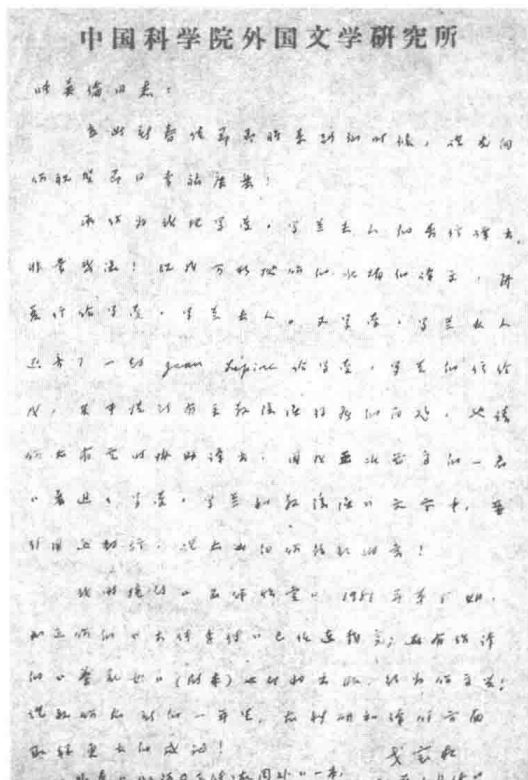
二〇〇九年四月初的一天,巴黎蒙马特尔高地北麓笔者的寓所。漫长阴冷的冬季之后,终于迎来一个阳光灿烂的早晨。窗外,街对面人行道上走过一群户外活动的小学生,像放出笼子的鸟儿,叽叽喳喳,乐乐陶陶,更添一重春意。

我刚在网上淘来一个路易-菲利普时代的书柜,虽是将近二百年前的古董,但红樱桃木的质地,简约的线条,仍透着雅致和淡泊。书柜就放在这临街的客厅兼书房里,射进来的阳光经玻璃柜门反射,斗室显得明亮多了。我和夫人绪光正从过厅的书架上选一些最常用的书,搬过来充实这书柜。忙碌间,她递给我一个文件夹,说:“你的这些宝贝,是不是放在书柜下层的抽屉里?”

这文件夹里保存着昔日良师益友们给我的一些信。我随手打开,一页页地翻着。虽然都是故纸陈迹,有的甚至仅写着片言只语,偶又读之,每张纸面所承载的记忆犹新:在北京大学西语系读书时盛澄华(1912—1970)教授的一页短信,对班里要举行的莫泊桑作品学习心得讨论会提出建言;郭麟阁(1904—1984)教授的一张字条,交代我在法语讲演晚会上讲演时应注意的细节;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做研究生时的导师罗大冈(1909—1998)的几封信,对我的习作详加评点。

一封印着“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红字笺头的信,映入我的眼帘。那是戈宝权(1913—2000)先生给我的一封信,信文是用蓝色墨水钢笔写的,字迹已有些淡化,但那笔画紧凑、一丝不苟的钢笔行书仍是那么熟悉。宝权先生是俄罗斯文学研究家、翻译家,后来从事比较文学研究,是我敬重的前辈文人。他翻译的普希金名诗《我的墓

志铭》《渔夫和金鱼的故事》，我少年时代曾吟诵不倦。从一九六二年北大毕业，到一九八八年负笈旅欧，在二十六年时间里，我和宝权先生同在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有幸经常聆教于他。他曾不止一次和我讨论过涉及法国文学的问题，例如《国际歌》翻译中的问题；偶尔也让我为他翻译一点法文资料。



戈宝权给本书作者的信

我不禁坐下来,细细阅读。

张英伦同志：

当此新春佳节即将到来的时候,谨先向你祝贺节日幸福康乐!

承你为我把罗曼·罗兰夫人的来信译出,非常感谢!现我可根据你的精确的译文再复信给罗曼·罗兰夫人。又罗曼·罗兰夫人还寄 Jean Lépine 给罗曼·罗兰的信给我,其中提到有关敬隐

渔的病的问题,也请你在有空时协助译出,因我正准备写的一篇《鲁迅、罗曼·罗兰和敬隐渔》的文字中,要引用上数行,现在此向你预致谢意!

我刚接到《名作欣赏》一九八一年第五期,知道你的《大仲马传》已经连载完;还有你译的《茶花女》(剧本)也即将出版,很为你高兴!谨祝你在新的年里,在科研和译作方面取得更大的成就!

戈宝权

八二年一月十八日

外奉上《〈阿Q正传〉在国外》一本,请教正!

宝权先生信中所说的 Jean Lépine,中文名雷宾(1876—1967),是法国精神病学专家、里昂大学医学和药学院院长、里昂中法大学协会会长。要我翻译的雷宾给罗曼·罗兰的信,内容主要是向罗兰介绍里昂中法大学学生敬隐渔的病情。我清楚地记得,当我把这封信的译文交给宝权先生时,他很认真地对我说:“英伦同志!早在二十年代,敬隐渔就把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译成中文,把鲁迅先生的《阿Q正传》译成法文。他是作家、翻译家,也曾在法国留学。你懂法文,正在写外国作家传记,希望你将来能有机会对敬隐渔做个全面的研究,写一部敬隐渔的传记。”

敬隐渔这个名字,我是读了雷宾的这封信才知道的。而这封信谈的仅仅是敬隐渔的病情;敬隐渔是何许人,我还不甚了了。那时期我正专注于外国作家传记的写作,对宝权先生的这个建议并没有多加考虑。

数年过去,一九八八年九月初的一天,我从北京东城的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到西郊的北大燕东园拜访罗大冈先生。我曾无数次登上燕东园三十号那座二层小楼向他请益。因我即将赴法,这一天话题更加丰富。大冈先生是罗曼·罗兰研究家,他谈起自己一九八一

年最后一次访法时三访罗兰夫人的一些情况,并由此说到和罗兰交往过的敬隐渔。他不无遗憾地说:“这次访法,本想搜集一些敬隐渔的资料,可惜未能如愿。”他又习惯地用手轻拍着我的胳膊说:“你这次去法国,建议你把敬隐渔纳入调研计划。他和罗曼·罗兰关系密切。他的传记还是个空白。”说罢,递给我一份他发表于《人民文学》一九八二年第三期的《三访罗曼·罗兰夫人》的复印件。其中写到,罗兰夫人拿出一些中国人的来信,让他帮助整理:

我注意寻找敬隐渔的信,可惜没有发现,因为敬隐渔是中国最早介绍罗曼·罗兰和翻译《约翰-克利斯朵夫》的人,可能也是和罗曼·罗兰往还最早、时间最久、关系最密切的一个中国青年。

我体会到大冈先生希望我继续他未竟之事的心意,也意识到完成这托付的难度。

二位师长不约而同的建议,终于引起了我的重视。不过来法国后要做的工作很多,这件事还是搁置了下来。

不料这一搁就是二十年!宝权先生和大冈先生都已作古。接连几天,这桩憾事萦绕着我。绪光说:“或许已经有人写了敬隐渔的传记呢!”于是,在她的帮助下,我在互联网上对有关敬隐渔的信息作了一次大搜索。网上读不到的文章,就托国内亲友扫描后传给我。我发现人们对敬隐渔的关注有增无已,注意到人们对敬隐渔及其文学成就已经作了一些有益的探讨。

不过显而易见,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文献资料的匮乏和语言、地域的隔阂,人们对敬隐渔的了解还很不全面,谈论的大抵限于敬隐渔翻译《阿Q正传》和《约翰-克利斯朵夫》的简略情况,而对其整个文学成就,尤其是占很大比重的法文著作和译作的研究,还基本是空白。对敬隐渔生平的了解,在很大程度上还止于传说。从他的出生、家庭、学历、活动、疾病到死亡,许多环节上真知有限,而谬传不少。与他有关的文学史上的疑案,虽然做了一些探究,仍然难说已经水落石出。

总之,给我的印象是:敬隐渔仿佛站在一条宽阔的河的对岸,人们

知道他就在那里,但其形象却犹如雾里看花,影影绰绰,远不完整和清晰。

戈、罗二位师长的话在我的脑海里回旋,我有了涉过河去,真切地认识敬隐渔,写一部敬隐渔传记的强烈意愿。

但我要写的是一个历史人物的真实传记,不容许任何的想象和虚构。有关敬隐渔生平和创作的历史文献和档案资料,既是检验各种传说的试金石,又是涉过河去一睹敬隐渔真颜的立足基石。而能否获得足够的文献资料,我还毫无把握。

决心既下,我就为收集敬隐渔文献资料而全力以赴地展开了行动。我去过欧洲所有可能收藏相关资料的地方。每到一处,我都先向接待者介绍敬隐渔其人,虽只寥寥数语,但每一次都能赢得他们的理解,一扇扇历史文献阅览室的重门向我这个中国学者敞开。经过大海捞针般的寻觅和发掘,书信、日记、文章、书籍、报刊、杂志,一件又一件有助于了解敬隐渔的文献资料呈现在我的眼前。几乎每一程的奔波都或多或少有所收获,令我一次又一次地惊喜。

宝权先生在发表于一九八六年第四期《法国研究》的《罗曼·罗兰和中国》一文中说,据罗兰夫人提供的信息,在法国国家图书馆封存的罗兰档案中有三十七封敬隐渔来信。我不但极其幸运地看到了这些信函的真迹,而且还收集到更多的敬隐渔信函,并且做了全盘抄录,得以从容研读。

欧洲人具有强烈的历史感和浓厚的历史情怀。他们对作为历史见证的档案资料视若珍宝,保存得完整而又科学。以罗曼·罗兰这个历史人物为例,他们不但珍藏罗兰本人的全部著作手稿,连别人给罗兰的信件也尽数保存。敬隐渔这个东方青年的为数可观的手迹,就这样得以存留。

在发掘文献资料的同时,我遍访了敬隐渔旅欧期间到过的地方:法国的马赛、里昂、巴黎、莫东、安纳西,瑞士的维尔纳夫、佛威、格朗、莱因费尔登、苏黎世。身临其境,重温敬隐渔昔日活动的情景,感同

身受。

这期间,除了在国内查询书刊资料,我还循着敬隐渔的足迹,在上海、遂宁、彭州、成都等地做了两次长途的调查研究。

不少空白还有待弥补,其中的一些恐怕再也无望恢复。但是,通过几年来收集到的文献资料和实地调研的成果,一个相当充实和生动的敬隐渔的形象已经活跃在我的脑海,我要再现敬隐渔真实人生的信心也随之坚定。

敬隐渔虽非伟人,但在他短暂的一生中,由生到死,幸与不幸,集中了那么多奇特的元素,堪称一个天造地设的不平凡的人物。可以说,像他这样奇特的人物,生活中不多见,中国文学史上更是难得一遇。

我相信,一部敬隐渔的真实传记,不但对我们了解一段中国文学史和敬隐渔其人具有认识价值,也许还能引发我们对人生、对事业、对疾病、对友谊、对人本主义理念等多方面的深层思考。

我迫不及待地要和读者们来分享这一切了。

目 录

第一部 奇特的出身

第 一 章 出生解谜	3
第 二 章 虔信之家	14
第 三 章 白鹿修生	22
第 四 章 悲欢成都	37

第二部 奇特的才华

第 一 章 “隐渔”辨析	53
第 二 章 上海工专学生	57
第 三 章 创造社中坚	64
第 四 章 两地书	81
第 五 章 文研会准会员	93

第三部 奇特的贡献

第 一 章 从上海到维尔纳夫	103
第 二 章 奥尔加别墅的倾谈	112
第 三 章 里昂的良好开端	124
第 四 章 把克利斯朵夫领进中国	132
第 五 章 诚挚的生日献礼	142
第 六 章 把鲁迅推向世界	149

第 七 章	敬译《阿 Q 正传》漫评	163
第 八 章	一部译作联结两个伟人	176
第 九 章	诡秘的杂音	188
第 十 章	“一封信”水落石出	201
第十一章	祖国,睡狮醒来!	213
 第四部 奇特的病症		
第 一 章	巴黎,别样的生动	229
第 二 章	“圆屋顶”的金发女郎	245
第 三 章	《中国现代短篇小说家作品选》	258
第 四 章	美的痴迷	273
第 五 章	拯与罚	285
 第五部 奇特的结局		
第 一 章	重燃生命之火	301
第 二 章	神秘的消逝敬隐渔年谱	313
敬隐渔年谱		319
后 记		329

第一部 奇特的出身

第一章 出生解谜

每当一个历史人物引起人们的浓厚兴趣,而人们对他的生平又缺乏真知,众说纷纭的情况就会发生。说到敬隐渔,这种现象更是突出而有趣。这里仅将关于其出生的不同说法略举一二。

徐仲年(1904—1981)在发表于一九八二年第三期《新文学史料》的《记敬隐渔及其他》中说:“他原籍四川遂宁。我所知道的,他是被抛在上海某个垃圾桶旁的弃婴,天主教教会所办的育婴堂抱去养大了他。这是奇迹:一般被收养的这类婴儿只有一条出路:‘死亡’。”

徐仲年是法语教育家、翻译家。一九二一年十月他以“徐颂年”的名字在法国里昂中法大学注册,直至一九三〇年七月离开,将近九年。其间敬隐渔两度在里昂学习,他们自然有机会交往。徐仲年的话应该有一定的可信度。

可以设想,一个凄凉清冷的黎明,在上海某个街头巷尾,行人在垃圾桶旁发现一个嗷嗷待哺的婴儿,这个被父母抛弃的小生命,实在比安徒生童话中那个卖火柴的小女孩、雨果《悲惨世界》里童工珂赛特的命运还要可怜。不仅如此,这弃婴不但没有死,而且日后成了作家和翻译家,这就更加神奇!

其实,这上海街头弃婴之说也并非徐仲年的发明。追本溯源,始作俑者竟是一位更权威的人士——郭沫若。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三十日罗曼·罗兰逝世,郭沫若在次年二月《文艺杂志》新一卷一期发表了题为《伟大的战士,安息吧!》的纪念文章;就是在这篇文章里,谈到《约翰·克利斯朵夫》的译者敬隐渔,郭沫若写道:“敬先生是四川人,本是一位弃儿,无名无姓。他被天主堂养育成人。”

创造社掌门人郭沫若是四川人,敬隐渔在上海从事文学活动首先投在创造社门下,吸引他的就是这份同乡的缘分。郭沫若对敬隐渔的身世理所当然有较多的了解。难怪这弃儿之说为世人采信。

不过郭沫若只说敬隐渔是弃儿,并没有说他是被“抛在上海某个垃圾桶旁的”的弃儿。徐仲年的说法加重了敬隐渔降临人世的童话色彩。

大概对这弃儿说并没有把握吧,郭沫若在发表于一九四七年十月一日《人世间》月刊第二卷第一期的《一封信的问题》中回避了这一点,但是他仍然坚持说:“敬隐渔是我的同乡四川人,他本来是成都天主堂所收养的一个孤儿。”

上海也好,四川也罢;弃婴也好,孤儿也罢,不过是一些空口无凭的说法。在研究工作中注重实证和考据的戈宝权,在其一九八一年出版的《〈阿Q正传〉在国外》中写道:“我在敬隐渔一九二六年一月二十四日写给鲁迅的信中,发现附有一张写着‘鲁迅先生,问候’的名片,才知道他是遂宁人。”这张载有敬隐渔手迹的小小名片,标志着我国学术界对敬隐渔出生的有凭有据的认识的开端。笔者看到了这张名片,上面清楚地印着

“敬隐渔四川遂宁”。

二〇〇五年六月在广州举办的“法国文化年——里昂文化周”,其中一项重要的内容是“法国里昂中法大学回顾展”;展品中有一份敬隐渔在该校入学时填写的《身份登录表》,可以说是有关敬隐渔生平的比较完整的文献

ASSOCIATION UNIVERSITAIRE FRANCO-CHINOISE
Institut Franco-Chinois
BULLETIN D'IDENTITÉ

Nom de famille (nom) : 敬隐渔
Noms personnels (prénoms) : 敬隐渔
Date de naissance : 1926
Lieu de naissance : 遂宁
Lieu et origine de la famille (sans date) : 遂宁
Mère ou non :
Conditions d'admission :
Établissements où l'étudiant a fait ses études :
Diplômes et certificats :
Notes d'études et de conduite :
Pièces d'identité présentées :
Carton :
Notes particulières :
Branche d'études que le candidat envisage :
Lieu, date et signature :
Signature de l'étudiant en Français et en Chinois : 敬隐渔
Vu : le Directeur de l'Institut :
NOTA : — Voir les notes particulières attachées à ce bulletin d'identité.

里昂中法大学学生敬隐渔身份登录表

资料第一次在中国现身。

笔者在法国里昂市图书馆保存的里昂中法大学历史档案中看到了这个文件的原本,现全文翻译如下,与读者共享:

中法大学协会
中法大学
身份登录表

登录号:248

姓:Kin 敬

名:Yn Yu 隐渔

性别:男

出生日期:一九〇一年六月十三日

出生地点:Su - Lin Sé - Tchouan 四川遂宁

父母姓名:Tien - Oun 天文 Tang Che 唐氏

原址:四川遂宁天主堂

曾经入读学校:巴黎大学和里昂大学

已获文聘和证书:法国文学证书和心理学证书

身份证明:身份证 N°1987838

推荐单位:公开招考

医检意见:

拟读学科:文科

一九二八年十月十六日于里昂

学生中法文签名:敬隐渔 KinYnYu

校长:樊佛尔 Favre 阅

这份敬隐渔用中法两种文字签字的《身份登录表》,不但告诉我们敬隐渔一九〇一年六月十三日出生于“Su - Lin Sé - Tchouan 四川遂宁”,而且告诉我们他的父亲名叫“Tien - Oun 天文”,母亲名叫“Tang

Che 唐氏”。当时通行把“四川”用法文拼写成 Sé - Tchouan。至于“遂宁”，笔者在遂宁考察时曾特地请一位土生土长的朋友用本地话发音，听起来颇似“徐林”；敬隐渔将其拼写为 Su - Lin，情有可原。这也让我相信，敬隐渔的四川口音相当浓重。

掌握了这份带有敬隐渔亲笔真迹的《身份登录表》，敬隐渔的出生已确凿无疑。不过还有一些重要的情况需要探明。

敬隐渔究竟出生在一个怎样的家庭呢？

说得最具体、最详细的是赵勇发表在《郭沫若研究专刊》一九八六年第六集的文章《敬隐渔究竟是怎样一个人》（以下简称“赵文”）。该文称是经过五六年反复调查、特别是采访了敬隐渔侄儿以后写成的。文中写道：“敬隐渔，原名显达，显耀祖宗，发达家业之意。于一九〇二年出生在四川遂宁县东林寺敬家湾。父亲叫敬大章，以中医为业，行医于乡里，后来加入天主教，成为一名虔诚的天主教徒。母亲是普通人家的女子，姓名已无法得知。”“敬隐渔十二岁时，父母就双双离开了人世。敬隐渔一家弟兄五个，他排行老五，主要靠其父亲行医维持生活。他的大哥早逝，二哥从父学医，会看相，三哥以讲评书为业，在家乡还小有名气，均寿命不长，且无后人。因此，现在连大名也无人弄得清了。唯有四哥长寿，一九四七年二月才去世。他叫敬显耀，比敬显达长五六岁，也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幼小时候就被天主教神父所爱，送至修院读书，立志做神父，后因耳聋无法遂其愿，在读了五年修院后，就只好跟着遂宁的中国神父李方济到潼南做事，并在那里成家，以后一直在成都、新繁、邛崃天主堂做事，直到去世。”

赵文的记述值得重视，因为时间给我们留下的历史见证人越来越少了。不过我们必须首先辨别这侄儿身份的真伪，而验证其身份的最好办法，就是以文献资料检验他所说的话是否符合事实。

敬隐渔仿佛预见到今天的人们需要他亲自出面作证，他在一九二九年八月八日给罗曼·罗兰的信中用一段长长的文字详述了自己的家庭情况，从而又给我们提供了一块理想的试金石：